

过年，是刻在心中的灯笼红

◎ 余亚蕊

过年了。

孩子问：“过年是什么？”

不禁想起记忆中的儿时过年——

过年，是那黄灿灿的炒鸡蛋。

小时候，每逢年节，妈妈都要拿出积攒多日的鸡蛋，金贵的炒上一碗，勾起我和弟弟的馋虫儿，跟屁虫儿一样围着锅台趴着锅看。

记得最深的一次过年，刚出锅的炒鸡蛋铲到碗里，弟弟稀罕的抢着说：“妈，我来端”。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捧着，从厨房到主屋中间要上一阶门台，三岁多的弟弟只顾专注于碗里的鸡蛋，“啪”的一跤，一碗炒鸡蛋倒扣在地上，也顾不上疼，赶紧爬起来把撒了的炒鸡蛋往碗里撮，边撮边惭愧地对妈妈说：“妈，上边的不脏，恁们吃干净的，下边沾土的我吃。”

那时的梦想就是“长大有钱了，一定要足足地炒上一大盘鸡蛋好好的解解馋”。

过年，是那新展展的花棉袄。

小时候，每到入冬，妈妈就开始忙着赶会扯布、称棉花了，要赶着在过年时让我们穿上新衣裳。

新衣裳可不是每人每年都有的，而是视一大家子老小的具体情况而定。平时穿的衣服大都是遛茬穿的，大人的穿旧了改小给孩子穿，因为要掏兑趁料儿，弄不好旧裤子屁股上的补丁就改到了前裤腿上。大孩子的小了打给小孩子穿，就有了男孩子穿女孩子花布衫儿，女孩子穿男孩子前开口裤子的景观。

最无奈的当数男孩子穿上了姐姐们打下来的偏开口裤子，憋着跑到茅厕里脸红脖子粗的怎么也解不开绑偏开口的绳子，夜里做梦都想着能有一条称心的裤子那该多好！

过年，是那串亲戚的自行车。

小时候，一过腊月半，爸爸就把那辆做为全家大物件儿的二八型加重永久牌“黑棍儿”自行车擦擦干净打足气推出来了，带上精心准备好的用细篾竹篮箍着的稀罕礼物，放下自行车后座双侧耳畔儿，坐上大的，抱上小的，横前梁上挤得都是，满满当当没法搭腿，就趁着半截子土墙起步，使劲一蹴，一大家子欢天喜地的上路了。

大人、小孩儿全都盛装，难得一串的亲情、想念，扯的人着急慌忙，车梁、车座下妈妈精心手钩的流苏穗子乘风飘扬，那兴高采烈的幸福感可劲儿地渲染在冬日暖阳下，连追着车子一溜儿跑的花柴狗都抖擞昂扬。

舅舅、妯娌、二表叔，大姑、大姨、老外婆，一串一圈儿好几天，吃吃喝喝带玩儿玩儿，好一次大兜风，真是一年一度的家庭嘉年华！

过年，是那叠一沓的压岁钱。

小时候，过了新年，每个孩子兜里都揣上了一沓钞票，多少不等，大、小票面儿不一。给压岁钱的多少看亲戚、长辈儿贫富程度而定，有给五角的，有给一元的，有给三元、五元的，最大的票面儿当数十元的“大团结”了。

摸着厚厚的一沓，可别高兴的太早，翌日起床一摸，大些票面儿的都被大人收走了，剩下的一点儿块、毛零钱，这才是可以自由支配的。于是乎，走乡串村的摇着“拨浪鼓”的小贩可成了小孩儿们伸颈热盼的“红人儿”，被一群大点儿的、小点儿的围着。卖的最快的是焦酥糖、花米苔儿、塑料头绳、爆米花儿，还有跳不够的“猴皮筋儿”和只玩一会儿的“琉璃不对儿”。

那年月，压岁钱的多少随兴，没人计较，对给者也形不成压力，只是做长辈的给晚辈儿小孩子的一点买糖果、炮仗、玩意儿钱，是一份绵绵的祝福、真心的关爱和来年安好的好彩头。

过年，还是那红彤彤的大灯笼。

恋恋不舍的过到正月初七、初八，扳着指头算着“这年可真是过完了”。上学的上学、上班的上班、做生意的做生意，该干嘛干嘛去吧。

在这从大喜庆中回过神儿来的小懈怠里，“唢”声念起还有十五、十六呢。想到那香甜甜的黑芝麻大果仁馅汤圆儿，月圆夜聚在一起猜灯谜，猜中了还能得个奖赏，门口、院里挂着的、手里提着的、天上放起来的红灯笼，一下子又提起兴头来——这年，可还没过完呢，又忙火火的喜庆起来……

暖暖的新年暖暖的家，暖暖的家里盛满暖暖的爱。暖暖的新年暖暖的情，暖暖的节日里映满团圆的景。

过年，多么温暖的向往呀，那是爱的模样、亲情的慰藉、乡愁的释放，更是刻在每个中国人心里永远的灯笼红。

(作者单位：宝丰县委政法委)

“春节”与“过年”

□ 郭敬伟

小时候，只知道“过年”；长大了，才知道“过年”还有一个“官名”——“春节”。

其实，至今民间仍称春节为过年。或其如此，才感觉亲切、接地气，也彰显了强大的文化基因深深地融入在我们的血脉之中。

辛亥革命胜利后，阴历新年改为春节，至今100余年。

民国时期，一副对联的下联说的好：“阴阳合历，你过你的年，我过我的年。”

鲁迅先生在《祝福》中也写道：“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”。

据说，民国时期，国民政府曾有过废除阴历新年、改为全面过阳历新年的念头，但是上层人士大都不乐意、人民群众不买账，几经反复，只得作罢。

现在，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大、最隆重的节日，是需要保护、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其饱含的积极的文化元素，仍然是推动我们铿锵前进的伟大动力。今年是辛丑年，俗话说：“牛马年，好耕田”，让我们发扬“三牛”精神，不用扬鞭自奋蹄，收获我们国家的、民族的、家庭的、个人的，方方面面的五谷丰登！

小时候，最期盼的就是过年了。现在回忆起儿时过年的滋味，仍然记忆犹新。

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农村，那时国家还非常困难。过新年、穿新衣、放鞭炮、贴春联、吃饺子，对我们农村家庭的孩子来说，确实有很大的诱惑。

每年进入农历腊月，对过年的种种向往，就早已在我们的心中扎了根。所以，民间就有了“进入腊月就是年”的说法。

那时，我们小孩天天急切地盼着学校早点放假，快一点过年。在我们的翘首期待中，年关近了，年味儿也渐渐浓了起来。

这时候，大人们开始筹备过年的一切东西，每天挨着号推磨，准备过年吃的面粉。虽说大家的日子过得都不那么富裕，但像过年这样的大节日，也会舍得破费一些，该买的东西还是要买的。特别是过了腊月二十三，靠年的日子快似马，正如民间的俗语：腊八，祭灶，转眼新年就到。为什么过得这么快？过了腊月二十三之后，时间都有了特定的安排：“二十四，扫房子；二十五，割豆腐；二十六，去割肉；二十七，杀年鸡；二十八，贴花花；二十九，蒸馒头；年三十，包饺子。”哪一天不忙呢？忙忙碌碌的日子，总是过得很快。年味儿也在一天一天的忙碌中越酿越浓。

到了除夕，年味儿已经进入高潮。这一天，全家人各有分工，把所有的活儿赶着做完：父亲把屋里屋外打

扫得干干净净，并在堂屋里摆放好祭祀祖先以及神灵的贡品；哥哥识文断字，负责给每个房门贴上大红的春联，把家里装饰得春意盎然；母亲忙着和面、调馅、包饺子，提前准备好较为丰盛的年夜饭。这时，我也不甘示弱，

自告奋勇地领着弟弟帮大人们抱柴火、拉风箱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。一家人快乐地忙活着，脸上布满了笑，恭迎新年的到来。

那时，村里还没有电视，我家有一部价值17元的“黄河”牌收音机。除夕之夜，全家人围坐在收音机旁，端着热腾腾的饺子，边听戏，边吃饺子，其乐融融。那天晚上，我和小伙伴们一起跑着拾鞭炮，兴奋得难以入睡，还盼着大年初一早上，家家户户放鞭炮接财神的喜庆时刻……

一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。回想起来，虽然那时没有电视，但是人们每到过年都充满着期待。艰苦的岁月，不仅磨炼了我们的意志，还使我懂得了春天的美好，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。

年 夜

★严寄音

元宵彩树照街廊，除岁珍盘散宴香。
席上传杯春酒暖，荧屏尽舞礼花狂。
倾怀故老思残月，絮语经年叹鬓霜。
离别时多相聚少，浓浓亲意满华堂。

望海潮·马街书会

★严寄音

伏牛东麓，应河桥畔，十三盛会年年。
沿道艺人，携琴负鼓，争驰风雪家园。
汇小镇华繁，浩书山曲海，蜂起潮喧。
百戏千棚，呼回歌笑，乐其间。
南音北调三弦。伴鼓词说唱，竞技魁元。
檀板诉情，弹柔意切，黄髯痴醉陶然。
叹古往悲欢，阅万台千卷，百姓邀还。
为在灯节应景，共月好花圆。

雨 水

★阿卫国

东风一路带花香，拂过青山入画廊。
云水已还江两岸，殷勤雁字起衡阳。

醉红妆·听雨

★阿卫国

深深浅浅到黄昏。入更来，滴愈真。
隔窗犹唤断肠人。声声切，总牵魂。
思依曾伴满城春。恨归去，渺烟云。
若许今宵飞做泪。应是个，落倾盆。

美人梅

★张亚旭

红梅吐蕊飘清香，春风和煦牛登场。
万物萌发看枝头，倏忽之间花飞扬。

过 年 记 忆

◆ 孙臣付

